



青城听夏

□钟剑麟

“青城天下幽”是对青城山神韵最精到的描述。青城之“幽”不仅显于景，而且蕴于声，漫于空。自从在青城山脚寓居以来，我特别享受这种“幽”，尤其是夏季，不仅陶醉于用眼赏悦，更喜欢用心去听。

住在山下，每天清晨我都是被一阵阵鸟语叫醒。慵懒地躺在床上，仔细辨别着画眉、黄藤鸟和白头翁的叫声，便能感受到这些小生灵的兴奋，仿佛看到它们在枝头欢快雀跃的情景。起床打开窗户，窗前的紫薇和垂丝海棠上便惊起一群鸟儿，一阵微风轻轻地抚过面颊，润润的，带着丝丝草木的清香。

起床后，我与妻子总是沿着赤城阁门楼下的大道散步。刚刚露头的太阳一团彤红，透过树梢，在林间形成一道道光束，在路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光影。路旁的草丛里，蓝、黄、白、红的各种野花星星点点。枝上夏蝉长鸣，树梢红嘴蓝鹊叫个不停，与东软学院的钟声合成旷廓的神曲，在山谷里悠悠地飘荡。赤城道两侧的山坡和溪涧，不时传来的洞箫奏鸣和晨练人“啊啊啊”的啸声，让人想起“长啸山林”的魏晋士风和王维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的诗句。

青城山景区大门是我们每天散步的折返点。山门前，两人方可合抱的古楠葱郁挺拔，遮天闭日；旁边的建福宫，红墙黛瓦，楼阁掩映。站在山门抬眼望去，重峦叠嶂，半山腰云雾缭绕，

高耸的老君阁若隐若现。北宋诗僧楚彦的“静见门庭紫气生，前山岚霭入楼青”，谢无量先生的“云势先覆三两峰，青林次第没无踪”，写出青城山的幽秘大观。

青城山溪流众多，穿梭于山林之间，在陡峭之处形成瀑布，在平坦的地方形成浅滩和水潭。天气晴好时，我和妻子常常开车进山，找一处凉爽的河滩，架上帆布桌椅，沏上一壶茶，静静地读书，发呆，看手机，或打盹养神。

高树茂叶遮住骄阳，形成大片的阴影。阳光照耀的地方，灌木修竹的叶子反射出闪闪烁烁的亮光。溪流清澈，没有一棵水草，在溪水回旋的地方，水底全是细砂，米粒大小的小鱼成群地在水里忽闪忽闪地游动。偶尔，还能看见河蟹从石头下爬出来晒太阳。蝴蝶、蜜蜂在山花间翻飞，蜻蜓、豆娘或在水面上盘桓或静静地立在石头上。一只白鹭在水滨信步，好像问道寻幽的白衣隐士。

蝉声、鸟鸣此起彼伏，嗡嗡嗡嗡飞舞的蜜蜂不时掠过耳畔，树枝竹叶随风沙沙作响，流水之声似有似无。在这万籁轻奏里，溪谷显得愈发幽寂。闭目神驰，似梦还醒，竟有些弄不清自己是过客还是这幽谷里的草木虫鸟，犹如庄生梦蝶般的恍恍惚惚。

青城山是成都人消夏休闲的圣地。有一年，我邀约了老作家成根兄进山避暑。我们住在一家很不起眼的

小客栈里。说它小，真是名副其实：只有六七间客房，院内只能停两三辆小车。但它的环境十分独特：位于山崖下，一挂小瀑布从崖上落下来，带来一阵阵湿润的清风，然后顺着山涧欢腾而去。客人居住的两层小楼依崖而建。崖壁上下和溪涧两侧长满了树木翠竹，环境十分清静。临涧是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凉棚。

我们一天到晚坐在凉棚里吃茶、看书、聊天。瀑布喧喧，犹如背景音乐；画眉和白头翁飞来飞去；知了不知疲倦地叫个不停；溪涧里的“梆梆鱼”（当地的一种蛙类）偶尔发出“梆梆梆”的叫声。

夜幕降临，鸟儿进入梦乡，蝉声也稀疏了许多，蟋蟀开始浅吟低唱，“梆梆鱼”有节奏的“梆梆梆”声敲得更见清脆。远方起伏的峰峦朦朦胧胧。附近的山坡上树影婆娑，零星地亮着几处农家灯火。月光照着薄薄的浮云，浮云在月亮的身边轻轻地飘过，似乎可以听见如轻纱曼舞般的声响。一切都是那么的幽深飘渺。

这时候，斟上一杯老酒，不紧不慢地品酌，无须言语交流，只是仰望星空，静心静听：蝉叫蟋唱、蛙鸣风吟，还有星月的细语和薄云飘动的声音，在耳畔，在心里，是那么的空灵悠扬。沉浸在这天籁中，物我两忘，灵魂也变得通透轻盈，好像进入了鸿蒙太虚之境。

神游之际，脑海里竟浮出一联：“身临幽谷未必悟道，心在太虚何须成仙。”

青川的清香

□周立新

我们是随着一条挂在山间弯弯曲曲的水泥路抵达茶园的。

一路上，一层一层的白云，稳稳当地停留在山腰到山顶的树梢旁，把青翠欲滴的群山装扮得超凡出尘。阳光，从大块的迷蒙云缝中穿透出来，肆意地把一束束光打在一片片树林上。

山风的到来，显得突兀而迅疾，把茶园田垄上的树叶吹得颤颤巍巍。好不容易积攒了一夜的露珠，在风的蛊惑下，三两下就被骗下了树。当茶叶上的露珠纷纷扬扬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下车了。

站在青川县关庄镇沙坝社区一个茶园里，我被满园的馨香醉了个满怀。巧的是，我们来的时候，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，这是一个与茶有关的节气。经常喝茶的人，都懂什么是明前茶、雨前茶。

“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想必，清人郑板桥在喝这杯谷雨茶时，心情绝对是上佳的。不知谁提议，大家也坐下来，喝一杯谷雨茶吧。

茶园主人老徐忙着张罗泡茶，嘴上也没闲着，告诉我们，茶园的白茶是按“一芽一叶”的标准采摘，按照青川七佛贡茶传统的采摘、堆放、杀青、理条、烘干的加工工艺制作而成的。“每一个环节都来不得半点马虎，这跟养儿育女一样。”

手握这杯来之不易的白茶，一颗心顿时安静下来，也凝重起来。

一枚枚茶叶，在山泉水的滋润下，逐渐苏醒过来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在黄金一样的汤水里，发出白银一样的光芒。青川的早春，就这样从杯底缓缓升起。

手握这杯温暖的茶，我是断然不会直接下口的。我尝试集中精神于嗅觉上，把鼻子靠近茶杯的杯口，深深地吸进一口飘出来的茶气。一股清雅的香气直入五脏六腑，到达每一个毛孔，只觉得全身神清气爽，舒服极了。

在悠然的阵阵茶香里，暂时忘却尘心，生命进入到另一个朴素的境界中去了，与此时的山川地理高度契合。这不正是我想象中青川的味道吗？

轻轻喝上一口，鲜醇甘爽，清香高扬。头泡香气很高，二泡纯正味浓，三泡、四泡幽香犹存。老徐说，这茶是高山云雾有机茶，十分经泡。

听老徐介绍，白茶的制作工艺，与七佛贡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青川茶叶的种植历史悠久，七佛贡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贡茶。凭借七佛贡茶，青川荣获了“中国名茶之乡”“中国茶文化之乡”美誉。

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公元前1066年，苴国侯用当地七佛茶叶作为纳贡珍品上贡周武王，开启了贡茶历史的先河。武则天当政时，对七佛贡茶情有独钟，曾下令专置茶官，在七佛建贡茶园，年年上贡，遂有后人传颂“女皇未尝七佛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。

我们在1800年的古茶树下品尝了七佛贡茶。茶汤色泽明亮，汤清叶绿，味道浓醇鲜爽，有独特的兰花香气。在青川的两天里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我全身心沉浸在青川的茶香和茶文化中，成了我心中的另一种“执”。

走进青川，只需要半日。而走出青川，却要我半生的时间。

草莓

□陈翠霞

下班回家路上，看见一辆三轮车上摆满了红彤彤的草莓，我买了一些。这个季节，草莓是女儿最喜欢的水果。

到家，见我手上捧着草莓，女儿高兴得蹦了起来。还没来得及清洗，她便拿起一颗吃起来，一边吃一边做出一副陶醉的表情，嘴里发出滋滋的声音。她说：“妈妈，这颗草莓像个爱心，真好吃。”说完，递给我一颗，让我也尝尝。

我第一次吃草莓，是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距今已有21年。那年春天，我全身长满大大小小的水痘，又痒又难受。有经验的老辈人说，出水痘的整个过程，要经历“出三天、现三天、掉三天”共9天，再痒都不能去抓挠，要是不小心抓破了，就会在脸上留下坑坑洼洼的痘印，长大就不漂亮了。老辈人还特别叮嘱母亲，在这9天里，不要让我吃有盐味的饭菜，吃了盐会更加发痒，也不能吃醋和酱油之类的深色调料，吃了会在长水痘的皮肤上留下黑印。

在母亲近一个星期的照顾下，我身上和脸上的水痘逐渐消退，但没有盐味和调料的菜和白米饭，让我实在难以下咽。

那段时间，每到饭点，我便找理由不吃饭。母亲见我无胃口，担心因出水痘拖坏我的身体，便带我上街买白糖，让我就着白糖喝点白粥。

刚到街口，我突然看到有人手中提着草莓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没见过草莓。之所以能认出，是因为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过。在那时，我便开始想象草莓的味道了。

是要母亲买白糖还是买草莓，一

时间好像有两只馋虫在我的脑子里打仗。最终，草莓战胜了白糖。我扯了扯母亲的衣袖，壮着胆子，怯怯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想吃白糖稀饭，我想吃草莓。”

母亲很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什么是草莓，哪里有？”显然，整日务农的母亲并不知道草莓为何物。我指了指。母亲望过去，愣了几秒钟，牵着我走去。

“这是草莓吗？好多钱一斤？”母亲大声问。“大姐，两块五一斤。给娃娃买点嘛。”卖草莓的人说。

两块五在当时对母亲和我说来，都是一笔不少的钱。我识趣地拉了拉母亲，示意还是去买白糖吧。“给我称两斤。”母亲突然开口。

回家路上，虫鸣鸟叫，阳光和煦，就连路边的野草我都觉得好看。有了草莓，我也不像一个生病的娃娃了，走路都是一蹦一跳的，心里高兴极了。

母亲的后脑勺似乎长了眼睛，突然对我说：“女孩子要好好走路。想吃就吃吧，专门为你买的，是有点贵，只要你吃了快点好起来就行，记得给爸爸和弟弟留点。”

“妈，你也吃一颗。”我从袋子中拿出一颗给母亲。“这稀奇玩意儿长得好看，闻着有点酸，我不喜欢吃酸的。”母亲边走边说。

一听母亲不喜欢吃，我忙将草莓塞进嘴里。轻轻一咬，汁水就爆开了，果肉上似芝麻大小的颗粒与牙齿摩擦起来，香甜中略带丝丝酸味，在口腔荡漾，让人顿时感觉甜蜜又浪漫，比我想像中的味道要好吃十倍、百倍。

长大后，我去城里读书。每到吃草莓

的季节，周末时，我都用攒的零花钱买草莓回家，和家人分享。我和弟弟吃得津津有味，母亲依旧说：“酸酸的，不好吃。”

前些年，母亲生病，医生叮嘱我要给母亲多吃蔬菜、水果，补充维生素。春天时，我买了草莓给母亲吃，只是母亲已失去咀嚼功能。我把新鲜的草莓切成小块，再压碎，一点一点喂给母亲。当我问她好不好吃时，母亲用力地向我点点头，示意好吃。原来，母亲是喜欢吃草莓的，只是当时经济条件有限，她舍不得吃。

“妈妈，你怎么不吃呢？”女儿问。我恍然回过神来，看着女儿递来放在手心的草莓，小巧玲珑如一颗红宝石，好看极了。一口咬下去，我被满满的鲜甜包裹着，似乎有第一次吃草莓时的惊艳和甜蜜。

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、卡号、身份证号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